

全華叢書

8



蘇平仲集卷十三

明蘇伯衡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誌表述

故元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至正末方國珍據台慶溫用各士以收人心凡士居
其地者不爲所用則爲所禍而其於公也不得而用
之亦不得而禍之四方之士聞而莫不高其風國初
胡仲淵以王府參軍鎮括將進公于朝而先之以書
幣公返其書幣謂使者曰使孔暘一出足於天下重

雖強顏從參軍後亦不辭不然何益況吾父年垂九十不可頃刻去左右參軍奈何欲使之胥爲不忠孝人耶仲淵愧其言而止洪武元年按察僉事趙壽將使指求賢浙東得公於溫以應詔公終辭不起士益以是高之公神明之胄起家爲名進士仕州縣爲良吏師學爲儒宗當世尊而仰之不在彼而在此也公自幼篤志於學警悟強記絕人而諸經史百氏之書罔不該貫取元統乙亥鄉薦溫之士以春秋貢者自公始方上春官而科舉廢南歸以衍聖公思晦舉署

永嘉書院山長未上而科詔復下至正元年再薦於鄉登二年進士第擢衢州路錄事階將仕郎九年轉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代歸以二親年高絕口不言仕進十九年中書參政普顏不花公內臺治書李公國鳳經略江南得便宜除拜承制授公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使得便養公奉檄欣然而起其爲錄事於衢也下車適大旱以郡守命禱徐偃王祠下未復命而雨如注莫不驚異民汪明之兄弟爭家財吏展轉逋賂數歲不決公問汪曰兄弟親孰與吏汪對曰

兄弟同產吏途人爾公曰弊同產以資途人汝何不
思之甚耶其兄弟立感悟叩頭曰不敢復煩官府矣
廉訪僉事實寶寶公行部蒞衢委以難決之獄凡所平
反無不服其明允遂以最聞朝廷遣使分道宣撫過
衢得公治狀甚禮遇之其爲令於慶元也會分憲余
公闕以括賦役不均舉行覈實各縣皆擇人往董之
惟慶元就以屬公乃令民以田畝多寡自占即不實
罪及鄰保立法周而用法嚴民自占無敢不以實賦
以田制役以賦定富者幸免貧下重困之患遂除余

公白爲書遣吏勞以公堂酒學宮在縣西大溪之北
公始視事進謁阻水不得前聞舊有詠歸橋直神力
院左廢且數十年卽經營興復之六月而成其修七
百尺其廣三十尺覆以屋爲間四十有九來往者便
之壬辰歲禳縣西鄙小民六十餘人稱貸於富民弗
從強委劑而發其廩以去富民忿之訴公以爲強劫
公惻然曰彼艱食冀活性命乃爾情亦可矜矣今以
其活性命者戕其性命吾不忍爲也若何獨忍乎富
民愧謝而退閩寇犯縣境公能以義兵擊退之民賴

以安急於仕者率縛平民邀賞典公曰軍功與民命孰重輒解其縛而縱之平陽鄉邑也時行樞密院判官周嗣德行州事公不矯以爲異不比以爲同事無大小一裁以法雖族姍不少假借之君子稱其識大體爲平陽三歲丁母恭人憂解官明年州人以版圖上於職方公與陳子上者慨然有浮海之志顧父判府公在堂子上入閩公羈孤無儔卻掃一室名曰潔庵情有所觸俛仰書空而已後三年而判府公捐館公年六十三而執喪哀毀又十六年公以疾不起洪

武壬戌七月二十七日也得年七十有九臨終謂諸
子曰吾今而後有以下見曾大父於地矣蓋公之曾
大父曰景行宋太學內舍生度宗幸學循故事官先
聖子孫賜同進士出身授慶元府學教授陞從政郎
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宋亡不復仕是以云架閣之
子曰士璘元永嘉縣學教諭後以子貴贈從仕郎曲
阜縣尹曲阜之子昂入用翰林鄭公陶孫薦歷永新
州學正龍溪書院山長江州路儒學教授湖口縣主
簿慶元會稽兩縣尹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公

其裔也諱暘字子升生於大德甲辰正月十九日母
恭人許氏湖廣儒學提舉澹齋先生善勝之女娶王
氏封恭人以大德丙午三月十一日生以洪武己卯
十二月三日卒葬縣西之肇輿子男五人諒說詳訓
王出也誌側室陳出也詳訓早亡女三人皆已行而
卒孫男四人宏寔邃瑩女七人長適林與方次適項
愉餘未行平生所爲詩文總十二卷曰潔庵集藏于
家諒等卜以十六年癸亥十一月十日合葬于肇輿
屬其門人蒙陰縣主簿林與直爲狀來請銘伯衡晚

陋不足以知公竊窺公當運去物改之後不降其志
而得明哲保身之道善於用晦而不失出處去就之
義可謂無愧古之仁人矣論次而顯銘之百世之下
寧不尙有觀感而興起者乎銘曰

恂恂孔公宣聖之孫道深皇王學貫天人宏中肆外
而鳴以文迺旅俊造迺充國賓迺縮章綬有社有民
敏於爲政一本於仁世運俄否歸伏海濱大明受命
萬國維新求賢有詔使者在門引疾堅臥耳若不聞
所執者節匪潔其身優游令終允矣全臣肇輿之原

歸焉立墳勒銘于石千載弗諼

故元朝請大夫僉太醫院事包公墓誌銘

洪武元年八月我師取北平士大夫在班行而位望隆赫者例遣赴南京中道又例貶鳳陽時公以列卿在遣中欣欣詣貶所曰吾國亡而吾不能與之俱亡有餘罪矣是行固當既有旨將授以官公蹙然曰終不克此執灌將而旅膚敏異日何以見舊君於地下發憤而卒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五其子守忠奉柩東歸遂以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附

於上黨郡夫人之墓後十年守忠奉秦昭紀善黃伯
生所爲狀泣請曰先君之死志不白於當世小子懼
焉倘矜而畀之銘則先君雖死不死矣伯衡年十五
六侍遊廣東卽服膺公之名茲又辱交守忠誼不得
以不文爲辭按公諱容德字子成姓包氏處州麗水
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開父諱經本宋孝子陳茂元
八世孫來後包氏公貴顯大父累贈朝列大夫同僉
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上黨郡伯妣郭氏上黨
郡君父累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

上黨郡侯妣金氏上黨郡夫人公少力學倜儻志不羣甫踰冠涉淮沂汶周游陳宋齊魯之墟以至燕京氣岸魁偉議論辯博一時公卿爭願見之隱然名動京師會文宗晏駕周王當入纘大統親王往迎擇儒士有才略者爲輔行乃以屬公謁見周王於和林語稱旨面授翰林直學士行至上都之魚兒泊而周王遇害命遂寢公還京師後用御史大夫鐵穆爾普化薦擢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兼承發管勾架閣時使副以下皆坐事空一司以去公行使事有豪

民十姓結勢要以重賂權顧出守宰上作威福以毒
齊民號十虎前後使者爲所賂置不問公發其奸悉
捕寘獄十人者百方行賂規貸不可得竟徙海外民
大悅服而郡縣吏皆知守法一道肅然御史署其考
曰廉介無私仁明有斷徵入爲秘書監典簿奉旨宣
諭江浙行省得乘傳齎贈封敕命歸爲親壽仍下璽
書復其家鄉邦榮之還朝轉著作郎集賢府君訃聞
南歸持服窆孝子墓左葬其父語所親曰嚮吾出仕
苟祿以養親也親今已矣何以仕爲哉當築舍墓下

隱居終吾身顧妻子留於燕服闋復北上將挈之俱南適中原兵起不果還自是所在雲擾國事日非公居常鬱鬱不樂挽之仕不起愛育識黎立爲皇太子叛左右親軍都指揮司廷議以任事者率世襲少年非佐以老成識大體者不可迺以承直郎都威衛知事強起公不得已拜命衛號繁劇公處之裕如而庭無留事未幾廣平王咬咬出爲遼陽行省丞相素材公奏爲其省左右司都事以自佐廣平王行未至遼陽而前中書省左丞相賀公太平代之賀丞相知公猶

深以本省理問官奏留進階奉訓大夫本省嘗承詔
峙粟數千萬斛涯頭驛給軍餉設官居守一夕土寇
焚抄殆盡事聞繫守者坐以自盜株連數百人公馳
至都堂白丞相曰今名都重鎮宿兵動以萬計寇掠
府庫且不能禦而朝廷亦若罔聞知涯頭粟山積而
居守官吏不滿數十人尙安能禦寇乎今繩之以法
正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小功是察也丞相愧其言立
命出繫者數百人賴以全活因留爲太醫院判官由
判官陞同僉又以朝請大夫僉本院事公在京所主

皆朝廷重臣冀寧王帖木而達識有古賢相之風所
交皆天下士雅敬重公其當國有大事輒咨訪焉公
亦爲之盡多所建明然未嘗有所請九轉官三在遐
方而六居散地人益多其有守爲人剛直不阿雖用
事者或有過面折之弗顧後其人慚悔至踏門謝改
之其爲一時嚴憚蓋如此敦本好義出於天性葬父
日葺孝子墓割田以奉其祀至正末京畿蝗旱斗粟
易白金二兩公月廩入輒分贍故舊家無餘粟人尤
以爲難善筆札師智永蔡襄後自成一家爲詩清婉

而典則於書無不該貫下至醫卜蒙古書亦洞其微
臺閣名公咸慕而與之交揭文安公侯斯歐陽文公
玄張潞公翥最親厚娶張氏封上黨郡夫人子男三
人長守文太常禮儀院掾史先卒次守禮次卽守忠
女三人山陰知縣張宣刑部尙書世列門祝金生其
婿也孫男四人孫女二人尙幼於戲公當南土擯斥
之日奮取爵位如持左契非有大過人者則何以能
爾在廣東以幕僚而克振揚風紀在遼陽以省屬而
入與宰相抗論是非使所居官皆要路其樹立當何

如及乎運去鼎移則守志不降竟死於憂憤而不失
爲全臣雖平生所蘊不獲盡展復何憾哉序而係之
以銘百世之下欲知其人尙有考於斯乎銘曰

君子所貴大節爲先氣苟不充節何以完烈烈包公
惟氣洁然是以夷險直道而前公持憲度擿伏摧奸
公佐省垣正色危言宰相知公公不扳援瞻仰孝肅
又何忝焉高岸爲谷滄海爲田南冠而縶喟焉慨歎
內省或疚生也何安德義無虧含笑九泉有死而已
發憤廢餐是謂成仁先民所難紛紛鄙夫志與時遷

得寵遺義曾不覲顏不有公者孰障狂瀾太史勒銘
於彼新阡尙其烈思千萬斯年

逸叟處士徐君墓誌銘

温州府儒學教授徐宗起得謝歸自京師謂伯衡曰
竊聞古之人不必皆能有以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
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惟我先處士隱約以終材無所
試而志不獲就無以表見於當時矣予其爲我發明
之伯衡辭不斐之辭不足以寄重則自爲狀固以請
按狀處士孝友仁慈剛毅直諒父年老疾病謁醫者

療之弗愈乃徒跣走新羅山哀禱於山之神求以身
代父病尋愈咸以爲孝誠所格後七年父迺卒治喪
執禮哀毀幾欲無生事嫡母范氏生母朱氏備極愛
敬待庶弟有恩意其婦喪爲再聘其屋弊陋爲新作
之有無相通白首無間言有異姓之親之孤貧無以
爲資致之家而衣食之長大爲娶然後聽其去如此
者二人焉家本匱也錢以予困乏者樸以資不能喪
者汲汲若不及尤刻意教諸子飭禮幣使師事鄉先
主鄭如圭史伯璿時時誨之曰業詩書之謂儒治法

律之謂吏二者皆足以發身人顧多樂從吏者不以
吏之取效捷於儒之致用乎然儒術寬厚而吏治刻
深宅心既異則獲報亦殊天道不遠可不慎歟此吾
欲若等爲儒而無爲吏也族姍子弟亦以此訓之識
者推爲名言嘗語所親曰局促海濱欲聞見廣得乎
吳楚齊魯幽冀之墟多奇偉傑特之觀委身往遊斯
快吾意耳一日躡履出門竟去遂抵燕都鄉人周提
舉應奎素材處士言於中書左丞許公有壬許公見
處士容貌魁岸論議慷慨儒書吏律無不該洽甚器

重焉卽命授以官而主銓吏求賂處士曰吾唯不欲以賂得官以故在此使屑行賂則吾翱翔仕途久矣或勸宜俯就曰得不得命也因咄咄嗟喑曰輦轂之下而政以賄成中書欲用人而扼於銓曹藉令得官志可行乎哉遂南歸故邦曰與親戚舊故縱飲劇談一不問斯世爲何世去家五里地曰柏洋墾山爲田疏泉爲池結廬種樹有隱居終焉之志因自號逸叟於戲措行而於彝倫無愧出言而於風教有關固可尙矣無寧不爲官職而不爲吏變所守不愈可尙乎

若處士真善自樹立者矣而況宗起遂於經說操履
純固爲教授十年克以師道自任朝廷聞其賢徵入
將官之禁近引疾固辭今雖里居譽名日起極爲學
者所嚮觀其子如此則其義方之教積善之慶又可
覩已而言行略不暴白亦君子之所不忍見哉伯衡
烏得而沒諸處士諱必友字仁卿姓徐氏其先閩人
曰寅者實相王審知晉天福間其子孫避亂來平陽
故爲平陽人曾祖諱杲祖諱入父諱繼老生於至元
壬辰十一月二十三日至正甲午年六十三避寇方

全鄉之仙桂里以疾卒於夏之四月四日冬十月癸亥葬其鄉之壺嶺娶陳氏有賢行後四年卒卒後十四日耐國朝洪武乙卯諸子又卜地鳳林鄉梅源之鐵場遷而葬焉實十月庚戌也子男三人長曰應時其次曰興祖卽宗起曰顯祖皆側室黃氏出女二人一適郭孚一適蔡晟孫男五人欽望升侑瑁女五人曾孫男二人敏做銘曰

於戲孰有爲善而無報者乎奈何世之人闖闖於目前之効也觀逸叟處士無營於世含章弗耀唯以詩

書迪厥子而積善以覆燾之卽世之後而其子遂膺
妙東典郡教卓然以學行爲時師表不尙有天道哉
我銘其藏發其幽潛百爾君子其可不知倣乎

宋君墓誌銘

至正癸未先人從事廣憲子成爲德慶路蒙古字學
正先人以子成多材藝朝夕過從當有資益言於官
長使食其祿而畱居廣州憲帥二府甚敬禮之是時
子成交余父子間莫逆也居三年先人移閩闔子成
亦調福緣寨巡檢迺別自是遂不復見因之以世變

亦不聞問後三十九年爲洪武癸亥余來平陽會其
子簡迺始知子成爲巡檢後四年年四十五竟卒矣
嗚呼以子成之賢縱不貴富猶當壽考而止於此不
唯可惜亦可悲而簡涕洟曰吾父友不幸蚤世材不
克究於用而澤不克加於時幸而得銘信後世將無
憾於地下矣子知吾父者敢請余聞其言惻然雖文
不足其敢辭子成姓宋氏諱允恒子成其字也別號
昆巖山人上世由閩長溪之赤岸來居平陽始自五
代時夙稱望族世載厚德曾大父士榮大父宗壽俱

隱德不仕好施予以其私財引昆山之泉惠利一邑
漁陽鮮于公樞爲作德泉銘見州志父熙春元衢州
路開化縣儒學教諭母唐氏子成姿稟縕藉聰敏過
人未冠博學強記天文地理醫卜術數無不該洽游
心藝事錢唐白公無咎之教授平陽州學也見子成
嶢然秀出諸生中選以爲婿而宋遺老湛淵先生則
其父也得子成所作文辭嘖嘖曰佳婿哉子成婿白
氏十五年而妻沒時子成年甫三十有四人多勸其
再娶子成不肯曰凡娶爲嗣續爾吾有三子矣又何

以再娶爲夫不以前子爲子雖閔損王祥之後母猶
爾況世之婦人乎無寧鰥居爲吾三子地終其身不
再娶開化君欲中分家財與子成伯仲對曰家富出
分此秦弊俗也奈何效之更盡出其妻之首飾貲裝
充公堂之用其爲學正巡檢計口用俸而歸其餘賑
宗族之匱乏者雖在嶺南得異味輒附海舶奉其父
兄福緣隸新州新興縣所統大率獠人子成視事伊
始吏緣舊比請出巡獠洞啖以有金珠寶貝之獲子
成曰不思宣布德意以惠安遐荒而務漁獵之豈朝

廷立巡檢意哉獠人聞之喜帖帖按堵秩滿新興闕
縣令丞州屬子成權本之以公濟之以勤疏理滯獄
晝夜竭慮不期月獄爲空大姓麥氏叔姪爭財子成
諭之如蘇瓊諭乙普明兄弟者麥叔姪立感悟去旣
而各持楮幣來謝子成曰吾無事此也其亟持去豪
吏溫君玉強占民地顧誣民而欲傳致其罪子成燭
其情奪地歸民而坐君玉權縣一年抑強扶善類如
此繼子成巡檢福緣者生事啓釁民用不靖外連獠
人屯聚山林帥閩檄縣合各處弓兵捕之子成被檄

以爲民憤抑竊發吏則使然豈其情哉今捕以弓兵
吾恐民之重困寇之愈滋非弓兵歲月可平也於是
單騎直抵其地屯聚者望見子成爭自山下羅拜馬
首泣曰唯公舍我等去以故至此子成好語之曰吏
爾虐吾又罪爾胡忍爾釋兵歸農寘爾罪否則薙劊
無遺餘迺已眾釋兵盡一日歸復業尤以是見知於
部使者欲以補職官書吏徵至廣州未用而以前在
新興中瘴毒疾暴作卒於崇報佛舍惟以母喪未舉
爲恨懇懇焉屬簡圖之至正戊子十二月九日也無

不痛惜之簡以己丑春扶護航海歸平陽卽卜地新
羅山之陽葬其大母庚子冬十月望始葬子成萬全
鄉北山瑞巖之原夫人白氏有賢行生於大德壬寅
二月六日卒於至順丁丑七月十九日男三人長卽
簡篤學尙誼士林推之次範出後外家仕皇朝同知
黃州府事次箕早亡女一人適同邑鍾思中肇慶府
四會縣稅課局大使孫男三人曰丕顯曰丕承曰丕
基丕承範之子仍歸宗云銘曰
材也卽奇學也又熙厥位雖卑而克有爲未實而萎

誰實使之殃慶逆施自古如斯嗟子成兮又奚悲

許君墓誌銘

處士生長有元之盛時養素許峰之間而名動中朝
臺閣鉅賢若侍書虞公伯生中丞王公繼學承制李
公漑之待講揭公曼碩待制柳公道傳參政蘇公伯
修御史于公思容無不愛慕其人一池一亭皆爲品
題虞公之記其雲巢樓也何其推許之至哉以爲處
士岸然自高不與世接凡琴書之樂歌詠之適爲飛
魚躍之機其斯矣豈專於遊觀而已天下不以其言

爲過而信其志之高潔則處士之人品固不問可知
其子份請曰先人葬二十八年矣刻辭顧猶缺焉敢
奉前中書兵部員外郎黃震之狀謁之先生嗚呼有
虞王揭柳之文辭在焉所以爲處士不朽之托者不
既有餘矣乎復何藉不斐之言哉雖然死者人所易
忽遠者人所易忘份於其親不敢忽忘如此厚之至
也其何可辭按狀處士諱此翁字慈父姓許氏晉旌
陽令遜之後也遜與弟護軍長史邁采藥浙東至平
陽華蓋峰結廬煉丹人遂以其姓姓華蓋曰許峰南

唐天祐初十世孫朝奉大夫檢校吏部尙書文郁自
建州來訪遺迹許峰因家焉三傳爲袁州刺史國輔
子六人曰明曰暉曰曉曰昉曰時曰昕皆貴顯其後
世世仕宋多由科目出身蔚爲望宗處士上距昕十
四世矣宋奉議郎淮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岳官曾孫
咸淳辛未進士著作郎實錄院檢討兼贊善堂說書
一龍之孫元溫州路通判埜之子也母鍾氏少府浩
之女孫處士在娠母夢旌陽降於庭授以玉環曰佩
之當生異子覺而產處士大德辛丑九月六日也秀

朗異常兒晬而孤稍長能自刻志於學比冠卓卓有
所樹立視聲利澹如也據林壑要會爲碧山堂而翼
以樓虞公爲作記者也貯書數千卷樓中與兄師古
探索講說求聖賢之旨歸語人曰生斯世也於道有
聞焉志願足矣何以仕爲哉因自號書隱思得超邁
不羣之士從之遊於是更爲涼亭燠館碧山堂之側
以待四方之賢士談笑傾倒惟恐其去由是聞其風
而慕之慕而願見之見其清致而喜聞其貫穿古今
究極理趣而服譽之者喙相鼓也以故平陽逃在海

濱而處士名動京師初吏部嘗建寺曰廣化以祠其先歲久棟宇將壓處士惻然曰先祠所在而傾摧乃爾焉用子孫爲發已橐新之兄師古爲疊山書院山長信之戈陽會江東被兵處士日夜憂思至廢眠食比兄歸喜極繼以泣曰不自意復得集處也其篤於孝友如此鄉鄰死喪不能具衣衾棺槨者卽周之多至百餘家洋望道出其里嶺峻而途險處士築室要害處蓄菲屨火炬以資行旅而食浮屠尸之往來者以爲德其好施予又如此至正甲午家燬於寇僑仁

榮里丙申三月九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四越五日
斂色容如生後旬日人見之山中寄語家人曰我今
從先長史遊比人間世羌樂若等無用哀戚也聞者
驚以爲尸解娶潘氏先十年卒以丁酉十一月八日
合葬鳳凰池從先塋之兆子男一份也敦武校尉台
州仙居縣丞女一漳洲海滄巡檢鄭公訓其婿孫男
六昶旭昂炁昱畢女一於戲與處士同郡而並時以
生者雖僥倖利達而君子不欲道之身死肉未寒聲
名泯泯矣處士放意肆志不人知不爲世用而其氏

名與前諸賢高文大冊並傳果孰得失哉而況既死其神明又能竦動人是豈惟有不亡者存真可謂不隨死而亡者矣播以銘曰

旌陽長史自何齡采藥華蓋存黃庭華蓋更以厥姓名至今井竈留巖扃巖下櫛比高閨閤伊誰云居乃雲衲衣冠奕葉如引繩起家率由科第興持橐把節典列城何以知之譜足徵有卓處士獨遺榮得盡高尚履幽貞如彼石奮以躬行奉先克孝友於兄哀此鄰里鰥與惇濟其不給以我羸樂氏有生逢太平況

復山水美且清選奇擇勝開池亭圖史琴弈左右呈
時彥並遊鏘瑀珩聲名流聞達上京玉堂諸老亦心
傾揮毫摘藻爭品評寓縣倏忽烟塵驚
翩然遂

上征少微一夕無光晶蓋棺欲匝堯階莫有客林間
覲儀刑握手款語如平生生有異夢死而靈丈夫似
此真豪英澌盡寧與草木并食氣之母鞭風霆千年
一歸視孫曾我言非誕勒此銘

魯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魯山處士生於元之延祐甲寅七月二十二日卒之

歲至正癸卯正月十五日也既卒之又明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葬將軍括山之原姓王氏諱文琰字子仁
號魯山人因稱之曰魯山處士蓋溫之平陽人也上
世自閩來遷十四傳而至處士曾祖公甲宋咸淳鄉
貢進士祖修以文行稱於元當路薦諸朝辭疾不行
父紹祖倜儻好誼涉獵經史於地理醫卜之學尤精
母項氏仕宋欽州靈山主簿宋英之孫女也處士雖
生富家自幼攘去膏粱折節讀書爲學在鄉校能盡
記諸生所疑問其師王靜一曰以子之資稟而充之

問學他日成就詎易量哉吾不足爲子師也時鄱陽
易復孫爲州學教授其父乃遣從授春秋寒暑不輟
遂通一經清苦之操寒暑有所不及極爲士林推許
旣而出遊西浙將遂如齊魯燕趙幽冀求天下之奇
聞壯觀以自廣會中原用兵而其鄉亦有警曰吾久
客他鄉父母寧不倚閭而望且緩急孰扶持吾父母
乎乃歸朝夕親側色所欲卽趨爲之愉愉如也親有
疾躬自煉藥垢面蓬首夜不就枕及親沒哀毀頓絕
者數矣杖而後能興始周君嗣德以元帥行州守事

後孔君賜爲同知二君皆處士鄉里而處士又孔君
內第二君方用事處士非公事未嘗有所私謁雖孔
君亦高其行季弟峙以忤周元帥繫獄將殺之眾哀
其無辜請釋之不許請使輸軍儲自贖則許峙罄其
帑以輸數猶不登處士往代之輸乃得貰人義之則
曰朋友且猶通財況兄弟乎居鄉間聞人患難必厚
周之章謙以歲禮持田求售至熟又求歸田處士一
不與較謝清者從處士貸錢五百緡入閩行賈而又
稱貸於巨室久之垂橐而歸舉其田宅以庚巨室巨

室猶展轉取息不已處士曰仁者不爲也呼致清以
券予之清至感泣曰吾自度無以償處士計無所出
將自經今日處士生我矣其輕財尙誼類如此處士
爲學貴躬行不屑屑於文詞間有所作識者以爲有
古風構樓龜嶼旁取羣經與濂洛遺書日夜鑽研有
所得則著書以自見使遂其志豈不偉哉惜乎年五
十而遽卒也娶潘氏繼陳氏子男二人曰觀生曰士
宗孫男五人做敷敘敷敷女一未行嗚呼世之士不
知學者不論知學矣徒馳騁空言夷考其行則背馳

者可勝歎哉若處士庶其善學者或惜其獨善不措諸用然振衰善俗所激厲多矣比於得志一時而無益斯世者其得失何如也故余於處士之事喜爲之誌使後來知其人焉銘曰

富吾不溺勢吾不趨學之勉勉居之舒舒躬行孝友仁於鄉閭初豈要譽令聞藹如斯其爲君子之儒

韓君墓誌銘

韓氏上世河南人初遷光之固始再遷閩之長溪五代之際名碩者又自長溪遷溫之平陽其占藉於平

陽也始家金舟里今家松山則由宋慶元進士漪與
其從子清祐進士縝翁至君六世矣君諱汝楫字濟
川曰蕃曾大父也曰浩大父也曰珪父也三世皆不
仕而以行誼聞大父號玉溪處士尤負材望元至元
二十七年括大盜詹老鷓與溫盜林雄等合勢張甚
江浙行省參政高公興統軍討之聞處士名延致軍
中與之坐問計對曰盜雖眾大率誑誤者與烏合者
爾明公能開自新之路以離其黨則賊不足平矣從
之下令曰吾誅止賊首去兵卽良民無不爾宥於中

能擒送首惡者賞與凡人等由是賊黨爭去逆効順
全活數萬人兵不勞而首惡就誅高公賞之官辭老
不拜父年四十七卒時君甫七歲大父甚愛之出入
必命從而後容止應對若巨人見者咸曰是家當有
興者吾知在此子矣大父沒鞠於大母國母楊二母
所以教告之者不遺餘力而君亦自知刻勵稍長卽
奮拔不羣事二母極於孝處兄弟篤於愛二母相繼
卒治喪營葬情文備至人謂其能子君魁梧而髯意
氣豁如也明於當世之務親戚有事就之謀悉中機

會勇於爲義見利則退避若將浼之好賑人之乏絕
拯人於患難病者予藥死者予槨宗族弗克婚嫁者
予錢帛家之有無一不問松山閩浙所途賢大夫士
過其門無不願見之挹其風無不懽然敬之環其鄉
有爭輒求直於君君曰我非有司則皆曰非無有司
可以取信者惟公謝遣不去曲直之以片言其見短
於君者抑首趨出自以爲受責有司不恥而恥爲韓
公短也窶人子無聊賴往往自戕要取財物眾畏之
莫敢邇君正色責之曰若軀長六尺不自力於衣食

而輕生以餬口尙誰復置若人數中也其人感悟卒以改行鄉鄰有以阻飢而與旁縣民私鬻鹽者類輩數十百人君呼致好語之曰而欲得食以全性命以活妻子何不我告而計顧出此也此豈其道哉卽發廩勸分以賑之未幾旁縣民抵罪而鄉鄰獨免禍咸感泣伏地謝且歸所貸君卒不肯取娶陳氏生子懋五年而卒君懲申生薛包後母事遂不復再娶躬撫視懋長大遣師事鄉先生旣授之室營別館於貝沙以家事屬懋而出居之惟時節薦享乃來歸曰我蚤

失父不獲致養又安敢享子婦之養也俄聞寇犯其鄉避之夏校里竟以疾卒於所寓至正乙未正月乙酉也春秋五十有四懋以是歲九月戊子反柩葬神山月嶼之原而舉陳氏祔焉子男一人懋也以賢良擢將仕郎平陽府溫州判官轉承事郎知大同府大同縣事女一人適鄭彬孫男四人燾燾杰默懋歸自大同以同門友徐宗起之狀求銘於伯衡惟韓氏之積累其來久矣詩所謂載篤其慶則於君焉見之而君器識尤不在前人下令出而爲世用其所以惠利

風動乎人者當不止於一鄉惟外聲利而甘隱約故其所可稱道者僅如此然有懋以爲子際今聖時出寄百里而諸孫楚楚稱其家兒將必能自奮以亢其宗種之矣焉有不穫者奚必自其身哉銘曰

猗韓氏世有人敦行誼孚鄉鄰君承之善日新惠悃獨馴克嚚行吾志不求聞天之道屈必伸君有子又有孫將自今大其門發潛德刻貞珉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在昔元至正己丑盜發海上又明年汝頴繼變不五

六年淮東西江左右湖南北罔不煽亂如海中漚前者未滅而後者復起土崩之患危在朝夕其君臣當夙夜惕厲憂勤殫竭心膂撥亂而反之正若挾焚拯溺之不暇乃誕相與盤樂淫荒視宴安之日猶有甚者略不以攘除事寘思慮蓋懷奸怙寵專權稔惡蠱惑帝至於此則禿魯帖木兒也公於時官文學憤激於衷憂形於色率御史善材抗疏彈擊不少顧忌萬一帝心感悟焉使帝因公之言立誅奸臣以謝天下反昔所爲圖弭菑變猶可以登中興之功挾湏臾之

運奈何奸臣甫竄而遽用顧譴公非宜言而欲殺之
由是眾正解體盜賊橫行兵交闕下擁眾觀望者相
隨屬寓縣割裂生民塗炭大明問罪之師至通州帝
遂棄宗廟遁而社稷墟矣是雖運祚之有所終厯數
之有所歸抑豈不以疏法家拂士忽忠言至計也哉
嗟夫亡國之主未有不以奸邪爲賢而以忠謹爲狂
者也亦未有枋用非人以言爲諱而國能存者也故
公伯祖宋相宜中景定初以攻丁大全而編管建昌
軍公以劾禿魯帖木兒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用後

二十餘年而宋社以屋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而元社以屋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生與扼會何其絕相似也豈非不幸與然身蹟而名隨之初非不幸也而況元亡公分致死以殉國雖掣之肘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關同諒也一門之內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嗚呼公姓陳氏諱達字元達溫之永嘉人家婺之蘭溪自司馬始高祖彥宋累贈少傅元贈中奉大夫秘書卿護軍追封永嘉郡侯謚安惠曾祖永春宋累

贈少師元贈集賢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永嘉
郡侯謚恭禧祖自中卽司馬元贈銀青光祿大夫大
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謚康順考諱萍元銀青光
祿大夫大司徒宣政院使兼延慶院使領吐蕃宣慰
使高祖妣王氏曾祖妣楊氏並封永嘉郡夫人祖妣
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妣江氏封溫國夫人而公沈氏
出也三歲而孤伯母陳留郡夫人江氏鞠育之長大
年十五徵入宿衛二十學書於平章康里公夔夔待
制杜公本學詩於張貞居天雨馬教授伯誠三十書

名與康里公上下欽安殿成在廷善筆札者咸書牒
上進獨用公所進者至正壬辰擢端本堂司經尋轉
正字又遷文學立朝慕汲黯之爲人事無大小言必
剴切皇太子禮貌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劾禿魯帖木
兒實丁酉冬賴太子苦諫得不殺遂辭所居官明年
遵海南歸永嘉卽墓下以居從進士陳高授尙書周
易語及時事輒流涕於邑旣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顧
其兄大都留守愛穆哥問公安在對曰病卧故里卽
日以徵事郎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召不拜又召拜集

賢直學士亞中大夫兼太子贊善最後名以翰林侍
講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後
兩召皆有御衣上尊之賜而公終己不赴其言曰吾
嘗見病者不早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
雖扁鵲亦走而已今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
賢如先丞相處輔弼之地猶不能存宋於垂亡況吾
之材職以論思獨能存元於垂亡乎王師克溫公自
沉淵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
用猶安置濠州後遇赦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風痺

且三年矣聞有薦之於朝者遂卻藥不御而卒公生以元之至治壬戌七月一日卒以洪武乙卯十月六日葬蘭溪縣甘棠鄉門村原以壬戌十月二十日娶江氏封永嘉郡夫人子男五曰智曰聰曰常曰定曰醜女三一適永嘉鮑行一適黃巖鮑丑一許嫁蘭溪楊球孫男二震彰今翰林吳君沈嘗銘公墓矣而聰謂伯衡不可無一言白公之志伯衡惟君子所貴大節爲先公所樹立豈不偉哉乃若旣貴且富而孜孜問學施德於人而不自以爲恩人或負之而亦不以爲

恨他人未易能也在公何難焉出入兩宮待遇之隆
賜予之渥他人不可致也何足爲公榮雖其字畫一
代不數人亦公餘事耳以故不備述而獨書其關於
國者表諸神道其辭不殺蓋以公言不用於當時爲
可惜公行無愧於先祖爲可貴庶有國者以懲而事
君者以勸云係以辭曰火之初藝未至烈烈升斗之
水沃可以滅及其燎原烟焰漲天雖竭江河烏能掬
旃國步方艱不用公言國步孔棘乃召公還有策莫
施還也何裨不榮以祿乃分之宜國破城亡誓欲捐

軀不獲直遂天歟人歟死雖不果義則無愧世其家者庶其在是

謝氏西山阡表

謝氏之居平陽由泰來上遯始祖勝十二世矣葬西山者四世同城而異竈今居昭穆之首曰孝祖君曰王氏是爲泰來高祖父母居昭之次曰仁壽君居穆之次曰朱氏其曾祖父母也次於昭之右曰懷孟府君宜翁次於昭之左曰徐氏其祖父母也耐徐氏之左其父天祐君也朱氏以上四喪同以元泰定乙丑

十一月甲子葬後八年至順辛未四月庚申則天祐君葬之歲月後三年癸酉二月壬寅則徐氏葬之歲月懷孟君葬之歲爲至正壬辰月爲庚戌日爲丙申初勝當五代之際避亂自閩長溪來平陽因占籍焉四傳而曰濟曰溥曰澄曰浩兄弟競爽支而爲四溥生定定生淳熙進士吉州教授岳岳生汾海制置司幹辦公事曾於孝祖爲考於仁壽爲祖於懷孟府君爲曾祖懷孟府君字惟義宜翁其諱也生以宋之寶祐丁巳二月十五日自幼負志長以儒稱待補國學

生元兵取江南以歸附功授懷孟萬戶府知事到官未幾自免歸養年餘五十在二親側依依猶孺子食飲必適二親常愉愉皆年九十終鄉人以能孝推之爲人倜儻好施仁於宗族以信義服鄉閭或有爭輒詣府君府君曰此是彼非略不偏黨得一言咸唯唯而退子三人長天佑次天澤天祥天佑賢而克家府君買地西山自池塘原遷大父母之柩舉父母之喪合葬更爲壽藏其旁以至男有室女有家無不如志皆天佑任其責家業落而復振實有賴焉府君喜曰

我有子矣我其優游以卒餘年乎而天佑至順辛未三月十二日竟卒年僅四十府君拊膺慟曰天乎胡奪之亟也哀動行路人時子泰初十二歲泰來九歲府君字之教之憫憫焉歲時節祭享滌濯薦拜與夫族姻故舊鄰里慶弔必與俱以濡染其耳目既就外傳而泰初怠荒府君進而訓之曰爾雖幼謝氏嫡哉門祚之興替係焉爾之材不材不以學不學歟今爾不學則何以材先緒幾何不自爾世墜耶言未已涕泗俱下至挾與同寢處雞初鳴輒速之覺申訓以前

訓泰初乃大悟垂泣語弟若妹曰我等尙得爲人乎
不幸早失父賴有大父在今不用其訓傷其心至使
其寢不安豈有人而若是乎更相率力學後泰初掾
浙東宣慰使司江浙行樞密院泰來起直學積官爲
温州路總管府知事階將仕郎入皇朝者授平陽奕
元帥府照磨府君不及見之也府君卒以至正癸巳
八月十有一日後四十一年爲今洪武十六年泰初
死亦且二十四年泰來實始買石以狀來請曰惟我
謝氏有墓於西山皆出先祖經營先父之沒也寡妻

幼子煢煢孤立不至覆厥宗以克底今日無非先祖
覆燾之力積累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則是先祖有
善而泰來不知非惟無以昭示子孫抑不孝之罪將
何以自逭幸賜一言而刻焉余嘉府君之爲有合於
古者邦墓族葬之義又多泰來之孝故撫狀之大節
以爲謝氏西山阡表

吳府君墓表

平楊之士曰吳璟景玉狀其先祖問樵府君卒葬歲
月子女孫息之數命其子禮奉以請於伯衡曰吾早

歲而亡吾先人非惟先祖之行吾不及聞其詳而葬亦且緩焉若又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爲人之孫者將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矜而畀之伯衡辱交禮父子閒文雖不足其何敢辭按狀府君諱應時字朝俊問樵其號也姓吳氏生於宋淳祐戊申十月七日爲人簡重寡言笑而嗜讀書經史百氏之說靡不淹貫兼通道釋之典待宗族篤於仁處鄉閭篤於信誼元之延祐丁巳九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維吳氏其先閩之長溪人後唐時

遠祖又新擢進士第來令平陽遂家焉五傳爲仁矩
凶年嘗設粥活飢民數萬吳越忠懿王聞而嘉之授
陪戎副尉同產弟仁壽各二子曰元亮曰元震曰顥
曰徹析居以所居自別元亮居潭頭爲潭頭房元震
居莊房爲吳莊房顥居吳樓爲吳樓房徹居仙口爲
仙口房四房子孫咸盛在宋世起家科第仕者相望
而元亮四世孫曰迪功郎傳娶徐氏子朝請大夫秘
書省校書郎子才娶馮氏封永嘉郡君子奉議郎某
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思齊娶陳氏封慶息郡孺人無

子府君實郡馬王公某之子生母趙氏奉議命爲子
俞侍郎之孫介之以府君爲賢延居甥館又徙家嶺
門爲嶺門吳氏之祖俞夫人生於宋景定甲子十二
月十日卒於元至正戊子三月三十日至正庚寅十
一月二日始合葬於嶺門山之原子五人長潛孝友
而慈祥果毅而直諒氣岸魁梧論議磊落豁然偉人
也年四十一七次曾永嘉場鹽司令次浩次源爲浮
屠次澆出繼曾氏女二人一適鄭良濟一適陳彥明
潛二子璟其長也平陽州前稅務提領珍爲浩後曾

四子城積官承務郎江浙行中書省照磨其掾行宣
政也偕同僉迭里迷失招諭陳友諒羈留鄱陽持節
不屈名動公卿珣天富南監場鹽司令人皇朝由黃
梅縣丞轉承事郎穀城知縣瑜早亡琪天富南監鹽
司管勾一女婿俞端至正丁酉甲科進士同知龍慶
州事璟之子曰禮曰愷珍之子曰復城之子曰季曰
寅奉珣祀曰孝琪之子曰南曰還禮善文辭工筆札
永嘉縣儒學教諭五丈夫子誥誦諶端謀嗟夫富與
貴易致也後嗣克肖世濟厥美不易致也吳氏自縣

令至於今十有九傳將五百年矣而賢子哲孫後先相續豈非難哉府君復出而振之雖不世其祿位而孫曾茂衍使家聲不墜則所以前承而後引者固自有餘裕矣雖然枝之繁本之盛也流之長源之深也若夫愈久愈茂愈傳愈遠則又在乎培之浚之也揭諸墓前吳氏之後嗣其可不知所自而思所勉是爲表

故元承德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周公墓

表

公姓周氏諱誠德字守仁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
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帥致仕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
封汝南郡康惠侯應奎之第七子中奉大夫江浙等
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嗣德之異母弟也生母王氏
以公貴封汝南郡君方至正末嗣德分鎮平陽總制
瑞安幙府之中非無材智與之共事又有僚佐布列
左右求其臨機決謀之際以其可否爲從違行師制
敵之間以其前卻爲安危求之他人固不能矣是以
數十年間軍旅之事公獨身任焉公之爲人也明敏

而果毅沈雄而莊重大敵臨之而不懾小寇嘗之而亦慎失利而氣不變得勝而色不喜其紀律嚴其號令明其賞罰必其威惠洽其於士卒戰陳則先之次舍則後之甘苦則同之綽乎有古名將之風寇之所
在窮誅力討而險阻艱難未嘗憚也故二州四境之外以至閩括之區無不至焉槩計其大小戰無慮數百剗徑口小龍南山掇四隅三魁馬嶼蕩三港四溪夷百丈莒岡諸砦縛金安三吳邦大磔李師金翁瑞降張仲卿吳叔寧殲金龍十擒程景安斬葛兆俘吳

梯五諸酋而分北其徒黨復松山崇政洋望方山三
尖五巡檢司內奠二州而外帖閩定括遂披棘荆拾
瓦礫樹城塹濠招集流散存恤困窮遠近之民皆安
於田里而無殺掠轉徙之苦又歲漕糧儲上供京師
皆公之力也以功授温州路錄事尋轉忠顯校尉同
知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又擢昭信校尉温州路總
管府判官依舊兼行軍鎮撫嗣德拜同僉江浙行樞
密院事而公拜承直郎浙東道宣慰司副使僉都元
帥及嗣德參政命下而公遂以承德郎爲行樞密判

官公尤爲方明善所憚方之據溫也屢以舟師來侵
公敗之香山又敗之徐洋癸卯春台慶溫之兵悉發
以擣平陽瑞安自以爲談笑取之而又再敗其秋乃
賂遣公麾下林滄林子中使狙伺於內林滄以九月
十八日執嗣德以送方越十二日林子中亦執公送
之明善讓公不下已公大罵曰賊奴賊奴爾諸父行
劫海上朝廷貸爾死又畀爾節鉞恩莫大焉爾等不
思報効而分據郡縣真大慙也我奈何下爾且張士
誠在吳爾不知爲國家勦除之顧日夜加兵於我我

受天子命守二州之地奈何而下爾也明善忌諱趣
左右劄公皮公曰雖虿粉我猶愈從爾苟活況劄皮
乎竟以十月一日遇害得年四十有二至死罵不絕
旣死屹立自如雖明善亦嘖嘖曰豪傑豪傑夫人同
邑陳氏諱貞一封汝南郡君父衢州路龍游縣學教
諭太和母蔡氏嗣德被執以去夫人曰事急矣今日
死生猶在我稍緩不惟欲生不獲雖欲死不獲矣我
命婦可辱身以羞夫主乎以嗣德被執又明日自經
死得年四十有五公收之未及葬而見執矣無子一

女曰禮嗣德歸自南京以其幼子泰爲之後而延邵
奎爲贅婿泰夭死禮夫婦獨任養祖母祖母年八十
洪武乙卯十一月四日終遂以己未十二月十日葬
睦原之東谿而具公衣冠與夫人骨殖耐焉以爲邑
人雖祠公證真寺而墓上宜有刻來謁文伯衡竊惟
公奮鄉閭以民兵靖一方及臨患難則殺身殉義其
功烈亦旣足以暴白於天下夫人從容就死以全其
節其貞何以加諸而禮以一女子能盡生事死葬之
禮其孝又何如哉爲臣若公爲婦若夫人爲子若禮

此皆無愧於人紀而有補於風教者也雖欲不書得乎故撫狀爲表使刻以揭於墓以彰周氏之盛以爲斯世之勸

譚府君行述

公諱安榮字榮甫姓譚氏其先豫章人後徙居潭之湘潭縣遂爲縣人譚本齊之附庸其分土在今濟南歷城間春秋魯莊公十年齊桓公滅譚譚子奔莒子孫以國爲氏其後散處四方代有聞者見於歷代史湘潭之譚氏則顯自宋禮部公諱世績事祐陵官至

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宋史有傳是爲公之高祖
曾祖諱某祖諱某湘潭縣丞考諱義先隱居不仕尙
浮屠法放情山水之間自號湘溪居士妣黃氏公生
而穎悟母夫人授以孝經隨口成誦旣長嗜學博通
經史百氏之說至於釋道之典無不覽觀與從兄安
期安邦同居合爨友悌篤至二兄亡無子命次子應
璋爲安期後內外數百指齊以禮法而身率之閨門
雍肅未嘗有遺言勤於治生家業日裕輕財而好施
歲飢傾廩以賑餒者爲粥以食不能自食者遇貧乏

者予之錢不能喪者給之樁距居之東十五里有渡
曰牛欄下攝市在焉其川湍悍涉者以病率好義之
家伐石以爲梁直渡之西自竹簣橋以至關子衝驛
道出焉其塗沮洳行者以爲病瘳之以甃寺曰護法
觀曰梅仙棟宇摧圯像設故弊繕脩莊嚴使之煥然
一新又割田三十畝入觀音寺以飯其衆觀音之僧
曰紹富護法之僧曰道惠曰紹祖得遂薙髮皆公爲
之檀越爲人素慎重門有吏卒避去不與言稊歲無
賴子相與謀強納券而發其廩公聞之欲因乞之諸

子以不足爲惠適長効尤者爲言乃止嘗有質田而
自剉冀歸其田者公亦哀其情而欲以田歸之由是
人推爲長者時海宇承平士大夫以仕相高或挽公
出仕公曰吾焉用仕爲幸有先人之敝廬可以避燥
溼薄田可以供祭祀具饘粥教子讀書優游卒歲良
亦足矣焉用仕爲哉晚年得末疾伏枕日久卒之前
一日忽曰自吾感疾明日且暮矣殆不起乎而是夕
居護法寺傍梅辛者夢寺之菩薩天王迎公入寺幡
幢鐘磬鐃鈸燈燭香花梵唄甚盛詣旦果卒辛詣門

將白以夢則已屬纊矣聞者以爲異實元之重紀至元庚辰正月二十八日也公生於宋咸淳丁卯十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四後六年己酉十有一月庚申葬於縣之石塘山之原從先兆也夫人賀氏諱妙興同縣人父諱某母劉氏婦德母儀著稱嫺黨躬儉約善書算持經茹素以此終身公之起家夫人實欣助之其生以咸淳丁卯七月十九日其卒以至正庚寅二月十日得年八十有四而以卒之冬十二月某日祔於縣丞墓左子二人應長應璋女二人適王必大賀

世發孫男六人明孫福孫立孫壽孫貴孫榮孫貴孫
卽今金華管軍鎮撫濟也曾孫男二人榮棐曾孫女
二人伯衡歸自翰林辱濟枉顧而語之曰濟年十有
四而先祖卽世踰年而先父繼沒後十二年湖湘大
擾疾疫並興而吾母吾叔父吾二兄以及羣從俱亡
不肖若濟僅存喘息又越在戎行違去墳墓轉徙數
千里之外二十有一年矣尙賴先祖遺祉竊叨祿秩
以不墜宗祀然先祖之嘉言懿行日就泯沒大懼異
日無以見先祖於地下敢以狀爲請伯衡謹序次其

實可以昭示後人者如右

北麓處士李公墓誌

臨川有厚德之士曰北麓處士李公生故宋咸淳丙寅七月二日卒於故元至正辛卯正月五日而以壬子月日耐於大壟坑之原則皇明洪武五年也後十有四年其子鎬被選爲考試官而伯衡亦自金華山中召至同事禮闈鎬乃奉其友翰林修撰金珉所述狀求爲銘伯衡文雖不足誼則不敢辭退而按狀爲記之曰公臨川崇仁人姓李氏諱士華字廷

實北麓其別號也宋太學上舍生資善堂直講昂高祖也宋鄉貢進士緘曾祖也适祖也元德父也廬氏母也賦才瓌瑋音吐如鐘好學強記數百言過目輒弗忘雖蚤失怙恃二兄繼亡獨支門戶弗克終學然經史大義無不通長於詞翰談論辯博此公之學也德祐失國江南新附眾皆遑遑然公獨幅巾深衣翱翔邑里間意氣自如出其餘智治生坐使貲雄於鄉此公之能也事繼母吳氏下氣婉容得其驩心以不及終養語及二親輒泣下被面昕夕必展謁祠堂歲

時節享祀必腆必潔初度哀慕如初喪終其身此公之孝也宗族貧者予本予之孤者鞠之死無以棺斂者收之有所貸不能庚而再貸者度其終不能償出券焚之或以田園來償曰逋可緩先業不可隳也弗取歲禮平賈出粟粟價由是弗騰湧人賴以濟不能食者作糜道上食之活者甚眾侔有盜廩粟者見之矜其寔更益以他粟遣之里有力役挺身任之不以煩細民此公之仁也訓諸子以經術躬督視之不至夜分不得息諸子蚤暮不敢去冠帶不敢私宴飲不

敢傲流俗侈靡此公之教也朝廷下鬻爵之令巨室
爭取以自榮公恬不介意或持空名告身求售公笑
曰我且不欲以文學干進取涉銅臭之譏而謂吾欲
乎此公之義也擇爽塏地作賓館環樹松竹蕉蘭賢
大夫士過門倒屣以迎論文析理之隙樂飲終日惟
恐其去之亟此公之好士也里人爭鬪方齟齬然謹
折以片言曰此是彼非卽免冠頓首釋去此公信誼
之孚於人也晚好神仙一日樓居有神降焉相與倡
和許公壽如盧真盧真年八十五隱句曲山遇浮邱

公上升去後公果享年八十六此公至誠之格於神也凡三娶郝氏無所出而曾氏陳氏繼也子四人伯彬仲鎬而鏞蕃其叔季也鎬字叔荆篤學能文應詔至京師擢國子學正轉翰林編修領中都國子監事方嚮用此公之澤也女三人丁師周廖晉戴尚德其婿也雍雅維其孫男也其曾孫則男二而女二也銘曰李在臨川派出隴西代綿譜軼系序莫稽繫公之生門祚中微國步又棘亦孔之巖而周於智而優於材雖云零丁有猷有爲迄亢厥宗家用以肥不驕不吝

既惠且慈維族維鄰孰寒孰飢孰空孰乏載餽載遺
衆方爲富利歲之飢飢輒閉糴以要厚貲獨取我陳
稱物平施粟弗翔貴澤及恆羸閑家以則左矩右規
於世無求絃琴誦詩於赫令譽遐企邇推享有多壽
踰期望頤人豈不貴握符秉麾多行不義瑜不掩疵
曾不如公阜帽白衣無愧無忤式全其歸況也有子
際遇聖時其鳴以文一代宗師何善不報天豈遠而
發其幽潛勒此刻辭

李維壙銘

臨川李鎬叔荆甫爲學正國子監之六年其第三子維歿年才十有三後七年叔荆以翰林編修領中都國子監事入考會試與伯衡同事禮闈歎曰吾兒維之歿久矣余未嘗一日而不念之君幸而賜之銘以慰維之不幸以紓乎余之哀也伯衡曰銘王逢原者臨川也銘邢敦夫者豫章也逢原敦夫豐於材而嗇於年惟得言立如二公者以爲托故其命雖短而其名則延叔荆哀其子圖其不朽而屬伯衡銘焉顧伯衡豈其人乎哉後二年伯衡考試陝西還次中都復

會叔荆而叔荆以王紹所爲狀申請益力嗟夫天下
之寶天下之所共寶也子弟有若維之聰俊穎拔夫
豈多見乎材成而實就出爲邦家之光吾黨誰不屬
望哉而不幸天闕伯衡固傷悼之不能已又安得以
源薄而拒叔荆之請乎維小字實定生以丙午三月
十六日風骨峻整肌膚若玉雪目光睒睒射人見者
以爲奇器數歲坐之膝上口授古詩歌數過輒不忘
其母游氏攜至南京八歲耳拜跪唯諾應對周還進
退疑如成人間從長者出遊見古蹟勝概必請問所

自而謹識之已而就傅國子監受小學四書六經正文日千餘言卽能了其習作字不待提教而得筆法朝夕諸生從博士助教問難維輒趨而拱聽焉於其旨歸豁然也博士助教若趙俶錢宰劉紹先諸公甚愛之試以詩課隨口響應若不經意而出人意表莫不嘖嘖歎賞以爲叔荆有子同舍生壯者冠者咸與伉禮初不敢以童稚視之貴游子姓邀與共飯輒固辭或問其故對曰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暇日寫山水樹木人物禽羽之類種種有思致嘗刻木爲戲具

狀宛如琵琶扣之琅然有聲其智巧多此類平居事
父母及其兄款曲而恭敬撫二妹尤篤於愛居國學
四年是爲洪武戊午其春欲與其兄歸其鄉省其祖
母叔荆以道遠弗許維涕泗終日冬十月四日得疾
痊而復作易數醫愈劇維見叔荆夜坐其旁懼以危
憂之強自支曰兒無苦願大人就寢席母兒憂也疾
且革其母哭之慟復張目曰天壽命也兒死焉足惜
願母氏割愛竟以十一月十日卒與叔荆遊及識維
者皆來弔祭哭盡哀是月二十七日返其柩崇仁而

以■月■日祔葬大壟坑先祖兆麓處士兆次銘曰
維也誠李氏子弟之秀使造物者畀之材而又假之
以壽其所成就豈不光前而裕後奈何蘭方茁而萎
車未駕而仆人且痛惜之而況於其父母嗚呼

蘇平仲集卷十三終